

2019年8月2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 玲

成风化人

人物周刊

新华每日电讯 5版

“生命在这里很脆弱，但也很顽强”

西藏阿里干部情洒祖国西南边陲书写别样人生

“人是靠精神活着的”，普兰县巴嘎乡党委书记王俊华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噶尔县贫困发生率曾高达20%，脱贫难度较大，县委书记高宝军，援藏改调藏，立下“不摘穷帽交官帽”的军令状，2018年噶尔县成为阿里第一个脱贫摘帽县。强巴曲珍放弃在拉萨工作的机会，到革吉县完全小学工作，把20年青春热血献给了牧区的孩子们。浙江的“90后”郑殿之2017年大学毕业后到阿里地区工作，父亲希望他辞职回家继承家族企业，可他拒绝了，“这里有广阔的平台，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段芝璞、张京品、张宸

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距离拉萨1700多公里，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就是位于中国版图最西南的西藏阿里地区。因地处偏远，高寒缺氧，阿里地区成为常人不愿去的荒凉之地。但阿里干部职工克服环境恶劣、亲情难顾等困难，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以高度的大局观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以高度的使命感维护边疆稳定，以高度的责任心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断书写共产党人扎根边陲、长期建藏的忠诚与担当。

“与苦寒抗争，与海拔叫板”

阿里地区北接新疆，西南方向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边境线漫长，稳边控边任务繁重。但阿里的干部职工并没有因为海拔高、距离远而忘记使命。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常年坚守工作岗位，履职尽责，奉献担当。普兰县巴嘎乡海拔4700多米，终年多风、酷寒缺氧的环境让很多干部失眠严重。乡党委书记王俊华经常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入睡，早上困得起不来。“但为了工作，扶着墙也必须起来。”王俊华说，组织上出于关怀考虑，每年允许阿里的干部休假70天，但很多干部因为“身体已经适应高海拔、休假回来更难受”而不敢休，因为“工作摆在那里，干不完心不安”而不能休。王俊华的爱人孩子在河北老家，他一个已经在巴嘎乡过了四个春节。“人是靠精神活着的”，采访时，王俊华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说：“作为乡里的一把手，方方面面都要操心。过年不回家感觉对不起家人，回家了又担心工作上的事情。”阿里的大美风光令游客沉迷，但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阿



援藏改调藏干部高宝军（中）。

里是“眼睛的天堂，身体的地狱”。据了解，在阿里地区工作五年以上的干部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原性疾病。毗邻新疆的日土县泉水湖公安检查站，是新疆进入西藏的第一道护城河，承担着艰巨的任务。这里海拔5118米，常年狂风肆虐，苦寒刺骨，被当地人称作“死人沟”。

坚守在这里的干警，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跳过速、长期失眠、食欲差、脱发、牙齿松动等症状。嘴唇干裂发紫、皮肤黝黑粗糙、头发干枯凌乱是干警们一致的外表特征。检查站负责人蔺江平说：“泉水湖检查站的每一位民警，都在这里学会了与苦寒抗争，与海拔叫板，与寂寞为伴。”

受访干部们说，高海拔地区的缺氧环境是无法改变的，但工作必须有人干。阿里地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张见患有严重痛风，十多年承受剧烈疼痛和走路不便的困扰，不但从未请过一次病假，有时连正常休假都不休，坚守工作岗位。噶尔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尼玛琼达，因公负伤断了两根肋骨，一度面临生命危险。手术后县里劝他休息一段时间，但他坚持上街维持市容市貌。他说：“净化工作是城市脸面工作，马虎不得。”

“群众不脱贫，我就不退休”

阿里地区行政区划面积与三个浙江省相当，达3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不到杭州市西湖区的十分之一，仅11.9万人。因地理位置偏远、交通基础设施薄弱、自然条件恶劣、生活成本高等，脱贫攻坚难度大。在中央和西藏自治区的关心支持下，阿里干部职工抓关键、补短板、攻难关，不因地处偏远而降低扶贫标准，在最艰苦的地方向贫困发起攻坚战。

2018年10月初，西藏自治区宣布25个县(区)脱贫，噶尔县榜上有名，成为阿里地区第一个脱贫摘帽的县。干部群众

都说，这和县委书记高宝军的付出是分不开的。高宝军是2013年陕西省派出的第七批援藏干部，2016年援藏期满申请调藏工作，担任噶尔县委书记。由援藏到调藏，高宝军迈出了很多人迈不出去的一步。

彼时，噶尔县贫困发生率达20%，脱贫难度较大。高宝军立下“不摘穷帽交官帽”的军令状，利用一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全县5个乡镇15个村居500多户贫困户。

如今，高宝军已走遍全县3000多户农牧民家庭，两年没有休过一次假。他联系陕西纺织企业帮扶噶尔县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学习纺织技术，创造性地在阿里高原发展无土栽培果蔬种植，开展种树工作。这场“绿色革命”不仅缓解了干部群众吃菜难题，让阿里变绿了，更让数百名群众有了一条稳定增收的致富路。他也因此被群众称作“菜篮子书记”“种树书记”。

2018年，高宝军的爱人也调入阿里工作，更加坚定了他长期建藏的决心。采访中，高宝军不时提及对先遣连英雄李狄三、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等共产党干部的敬仰。他说：“我选择留在阿里，这既是党的号召，也是个人的选择。”

改则县先遣乡是解放军先遣连从新疆进入阿里、解放阿里的第一站，也是改则县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乡镇。现任乡长西若2004年以来一直在此工作。他身患严重高原疾病，曾在工作岗位上晕倒两次，其中一次还差点丢了性命。组织打算把他调离先遣乡，他说：“先遣乡是无数英雄奋不顾身、流血牺牲的地方，这里还有很多群众要我们带着去脱贫。这时候调离，我岂不成了脱贫攻坚战的逃兵？”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阿里地区分公司驻先遣乡巴热村干部加央贡桑，驻村时间已超过4年。其中两次是因为公司没有合适人选，他主动请缨。作为驻村工作队队长，加央贡桑四方“化缘”，帮助村里开办了惠民商店、便民茶馆等，想办法扩大贫困群众增收渠道。他说：“只要这里的群众不脱贫，我就不退休。”



革吉县小学校长的强巴曲珍。

(受访者供图)

“越是苦越是累，越是需要党的干部”

阿里地委委员、组织部长何兴茂说，近年来，阿里地区深入开展“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当干部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怎样当好干部”大讨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等，增强他们扎根阿里、建设边疆的坚定信心。

革吉县是纯牧区，教育曾经很落后。1998年从湖南岳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强巴曲珍放弃在拉萨工作的机会，选择到革吉县完全小学工作，把20年青春热血献给了牧区的孩子们。这期间，强巴曲珍成长为学校校长，多次获得自治区名校长、优秀教师等荣誉。也曾有调离的机会摆在她面前，但她都放弃了。她说：“牧区环境很艰苦，教育更落后，更需要优秀教师。”

一批批有志青年主动到阿里历练成长。阿里地委办公室干部郑殿之，是一名出生于江南水乡浙江的“90后”，2017年大学毕业后到阿里地区工作。他的父亲希望他辞职回家继承家族企业，可他拒绝了。他说：“阿里是正在崛起的边疆地区，这里有广阔的平台，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曾在西藏自治区纪委挂职锻炼的卢青山原本可以留在拉萨，但他反复思考后还是决定返回阿里地区日土县工作。他说：“阿里这样艰苦的地方更需要发展，更需要干部。”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主动申请调到阿里地区噶尔县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蒙古族检察官囊扎德日希说：“艰苦地区是锻炼干部的大熔炉，到阿里工作我不后悔。”

阿里地委书记朱中奎说：“生命在阿里很脆弱，但也很顽强。解放阿里的先遣连、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为阿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阿里干部职工将对标新时代的任务要求，为祖国守好边，为群众谋幸福，续写新时代的阿里精神。”

浴血奋战为家国，解甲英雄守初心

九旬老英雄甘厚美湘赣边深藏功名数十年

“在秋收起义会师地，身经百战的九旬退伍老英雄甘厚美扎根湘赣边，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做煤矿井下工人等基层一线普通劳动者工作，在淡泊、清贫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深藏功名数十年。在解放战争九死一生的战火硝烟里，他浴血奋战，立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

本报记者刘良恒

八月，湘赣边区罗霄山脉井冈山西麓，山高林密，草木葳蕤，溪谷纵横。92年前，秋收起义部队在今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会师。毛泽东在此主持前委会议，及时做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的决定，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文家市会师，对中国革命、中国军队命运具有重大转折意义。92年后，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一个感人故事正被人们广为传颂：有位身经百战的九旬退伍老英雄扎根湘赣边，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做煤矿井下工人等基层一线普通劳动者工作，在淡泊、清贫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深藏功名数十年。这位可敬的老英雄名叫甘厚美，今年92岁。在解放战争九死一生的战火硝烟里，他浴血奋战，立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

浴血奋战为家国

虽已入秋，湘赣边依然酷热难耐蝉鸣阵阵。在文家市镇大成村一栋普通乡间楼房里，记者见到了穿着军装的甘厚美。老英雄精神不错，拄着拐杖还能在屋内屋外走走。正值中午时分，甘老坐在轮椅上，接过孙女递过来的一片秋梨，当着十多位前来采访的媒体同行，打开了话匣子，思绪回到了70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甘厚美坐在家中轮椅上。 本报记者刘良恒摄

1948年，甘厚美21岁，还是一个毛头小伙。那年7月，经朋友介绍，甘厚美在湖北省谷城县入伍。此后，在南征北战的岁月里，他先后经历了2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斗。因为思想进步、表现出色，1949年5月，他光荣地成为一名预备党员，那时距离他进入部队还不到1年时间。1949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安康成为解放陕南和进入大西南的一把非常关键的“钥匙”。为了抢夺这把“钥匙”，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进行了激烈战斗。

在解放军接连攻破国民党部队三道防线后，胡宗南孤注一掷，急调三个半军置于安康城南牛蹄岭，妄图凭借天然屏障，负隅顽抗。

因地形阻碍，我军先后与胡宗南部拼了8次刺刀，敌军有重机枪手据守，导致我方伤亡惨重，力量不足。“那时我是机枪连战士，后来也上前线跟敌人拼刺刀。”甘

老说，“战场上到处都是明晃晃的刺刀，战友们都忘了害怕，我一路奋勇拼杀刺倒了好几个敌人，直到被敌人从背后偷袭刺伤倒地。”

在这场战斗中，甘厚美右手臂和腹部受重伤，心死志绝的他紧紧抱着一个敌人，翻滚下山，左腿又摔成了重伤，当场不省人事。直到清扫战场，战友们才发现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他。

因为作战英勇无畏，甘厚美被记特功，折合一等功一次，随后又被批准“火线转正”，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相关档案材料显示，甘厚美随军转战湖北、安徽、陕西、四川等省市，先后被授予淮海战役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等勋章，以及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纪念章。

解甲归田守初心

1958年，甘厚美在兰州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完成学习后，伤病复发，无法再回归军营。当年5月，经部队批准，入伍已10年的他，复员回到家乡浏阳。

按当时规定，甘厚美本来有资格作为伤残军人复员，但他却拒绝了。面对记者们的疑惑，甘老说，“那时我才30出头，虽有伤病，但心中想着绝不能成为国家包袱。”

起初，组织拟安排甘厚美到浏阳大瑶二中任教员，但在师训班培训3个月，因腿伤严重，无法长时间站立，未能到校任教。

后来，甘厚美在文家市搬运队担任会计。由于旧伤反复发

作，公社党委同意他去长沙市人民医院治疗。这次治病持续将近1年半时间，总共花掉医药费1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按规定甘厚美可以公费报销。但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他却拒绝报销。

“我用的是我的转业费和其他积蓄，这本身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我不能再去占公家的便宜。”甘老说，当时农村生活条件很苦，不少农民还吃不饱穿不暖。身边的一切让他觉得，“身为党员不能搞特殊”。

治病结束后，甘厚美在家休养了将近3年时间，身体逐渐恢复健康。1964年7月至1971年1月，他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在文家市粮站、清江水库、文家市革命圣地(现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基层工作，自始至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1971年2月，甘厚美到国有企业文家市煤矿工作，先后在分矿、总矿当井下工人、司务、保管、组织委员、采购等平凡工作，直至1982年12月退休。

“我们那时都在采煤队工作，下井采煤很脏很累，他从来不讲价钱，总是安排什么就做什么。”70多岁的工友孙见梅说，“我们那时只知道甘老当过兵，打过仗，但是不知道他还立过这么多战功，获得过这么多荣誉，他从来不说。”

在井下干了一段时间后，煤矿领导考虑到甘厚美年纪不小，身上又有伤，就安排他在煤矿当保管员。现年70多岁的工友彭林付说，井下工人三班倒，井上保管员就甘老一个人，但不管工友什么时候有需求，甘老都能安排得妥妥帖帖。

守望传承树家风

在战场上，甘厚美是英勇杀敌的硬汉；在岗位上，他是兢兢业业的工人；在家里，他是公私分明的丈夫和父亲。

在采访中，工友和乡邻都对甘家的家风家教赞不绝口。

1973年，大儿子甘本森高中毕业，便到生产队出工，干农活、做会计。1976年下半年，他成了村上小学的代课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

“整个文家市，只有4个人上榜，别人体检都是家长陪着，我就是一个人，还因为脾脏大了些体检没过，最终没去成武汉读大学。以父亲的资历，要是提个要求，组织肯定会关照的。”甘本森坦言，当时对父亲还是有些埋怨的。

“父亲常跟我们讲，想吃‘国家粮’(当地俗语，即做公职人员)，就要自己努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他不会帮我们搞特殊。”甘本森听了父亲的话，后来考取了茶陵师范，毕业后扎根乡村当了老师。

现如今，甘家其他几个儿子分别是厨师、工人、个体户……尽管普普通通，但全都是凭自己的本事挣钱吃饭养家。甘建波是甘厚美的长孙，在文家市集镇上经营一家文具店。他对记者说，“爷爷是离休工人，看病买药可以报销；奶奶没有工作，买药要自己掏钱。爷爷从来没想过要给奶奶买点药，然后找国家报销，这种事他绝对不做。”

“我小时候并不是很理解，还觉得爷爷不近人情，有点抠，心疼奶奶，现在明白了，爷爷是公私分明，他不会因为自己功劳大、荣誉多，就揩国家的油。”甘建波说。

在采访中，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工友、乡邻、镇村干部都说，甘厚美严于律己、自力更生，用辛勤的双手努力工作，照顾家庭、抚养子女，拒绝做国家“包袱”、不占公家“便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向党和人民提要求”的宝贵承诺。

“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那点功劳不算什么。荣誉属于党属于部队，不属于我个人。国家给了我离休工人待遇，儿孙们对我也很好，我知足了。”甘老轻声细语地对记者说。